

夫人首先向他道賀，這象徵着政權的和平轉移，也表現了盎格魯撒克遜的民主傳統和政治家的風度。早年同受大英帝國殖民統治的巴基斯坦在三月七日大選以後，布托雖然獲得壓倒性的多數，可是反對黨却認為執政黨舞弊，要求布托宣佈選舉無效，現在全國正面臨着全面罷工、罷市的風潮，局勢極為混亂，此一情形正可與印度的選舉結果作一對比。

第三、印度新執政的人民黨及其友黨民主國大黨，在競選時都極力主張尊重人權，要求解除緊急狀態和立即釋放所有非法拘禁的犯人。這些主張都和美國總統卡特所主張的人權外交相符合，今後新政府只要堅持競選諾言，對於改善美印關係，將是一個重大的轉機。至於印度和蘇聯的關係，新總理德賽在就職後即已表示，印度將不再與蘇聯有特殊關係。他在記者會中特別指出，一九七一年的印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，「決不妨礙我們與任何其他國家的友誼」^②。因此，今後印度與蘇聯的關係可能逐漸冷淡，但不致有急遽的變化，因為新政府可能採取對美蘇的平衡外交，也就是恢復過去在一九六〇年代前後的左右逢源的所謂中立政策。

註② 印度斯坦時報，一九七七年三月廿五日。

寮共政權面臨的動亂

羅石圃

經由「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」路線而奪得政權的寮共，早已觸發了全國各地的反共抗暴烽烟，近兩月來，永珍與鑾卜拉邦畿輔重地，已相繼告警，其政要，亦紛紛投奔自由。雖河內已派遣精銳部隊入寮鎮壓，但能否將亂救平？這從寮國內憂乃起自外患的經緯中便可窺知。

一 反共烽火自寮共政權成立便已點燃

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，寮共推翻了將近七百年的永珍皇家政府，成立「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」，以蘇法努馮為共和國主席，將寮王改為最高政治顧問，由一向名不見經傳的凱山·豐威漢為國務總理、及努哈克、榜沙文為第一副總理，掌握實權，寮國「共產黨」——「人民革命黨」(Phak Passon Pativat lao)，亦由幕後走向臺前，凱山即該黨書記長，榜沙文乃第一書記，已不再以「愛國陣線」(Neo lao hak xat)為其掩體，顯然是認為赤化工作已告初步完成，無須再事掩蔽共黨面目。又凱山是越寮混血兒，早年便在河內接受教育；榜沙文亦在河內久居，且娶有越女為妻，一九五四年，便參加了出席日內瓦會議的「越盟」代表團。而寮國「人民革命黨」，更是北越「勞動黨」一體的分支，早為公開的祕密，故此時河內亦並不避諱它已建立了永珍的傀儡政權。^①

註① 『寮國「人民革命黨」步出前台』，紐約時報特稿，南洋商報轉載，一九七五、十二、卅一、微西譯、綜合版。

寮共在建立了赤色政權後，立即遵照所謂共產黨先進國家的控制人民方式，一方面實施飢餓統治的管制糧食政策；另一方面實施思想改造，限令所有軍公教人員以至小商人到三輪車夫，都須進入它所設立的「思想改造營」，接受嚴酷的思想行為訓練^②。寮共以人數不過兩萬而裝備又甚落後的武裝，竟能迫使擁有美式裝備與訓練的五萬之眾的右派，不戰而屈，乃由于全國青年學生所掀起的學潮，赤浪橫流，甚至公然驅逐右派官吏，以便左派接收；再加上皇家部隊下級幹部紛紛投共，使右派將領與閣員等都不自動掛冠流亡。故一般多認為寮國文武青年的思想行動既早已向寮共歸隊，在永珍赤色政權的思想改造下，其局勢便可迅速穩定，已為勢所必然。

誰知正在永珍出現赤色政權的當時，全寮各地便已興起了反共抗暴的烽烟，雖然寮共垂下了鐵幕，但在一水之隔的泰國邊境所聽到的鎗砲聲，與一批批投奔自由來到泰國的難民口中，都證實反共武裝的活躍情形，上年元月——距寮共政權成立不過一個多月的時間，一向被稱為寮國反共堅強堡壘的苗族山區——位于永珍以北約七十公里的隆政附近，原由苗將汪保將軍所部的苗族武裝，便開始對寮共軍展開攻擊，它們炸斷了十三號公路上的三座大橋，使聯結北越與鑾卜拉邦的交通中斷。

同月卅日，正在寮南素旺接受思想改造的軍政幹部八百多人，一致奮起反共，于擊斃控制訓練營的共幹，並奪得駐防的共軍營地而將大批武器彈藥函獲後，即竄入山區，同一時期，據由寮南逃抵泰國的難民宣稱：已背叛永珍寮共政府的前寮共上校保年，其所率領的部隊約二千餘人，幾乎控制了占巴沙全省，並伸向了波羅溫高原。難民形容他為「民族主義共黨」份子，其口號是驅逐越共及其僕從集團，並與前寮國皇家陸軍總監烏親王所統率的義軍並肩作戰，久駐百細市區及寮南各地的北越軍三個師，突于此一期間全部東移，沿胡志明小徑駐紮，^③顯然是為了一以平息寮南軍民排外的忿火；再則在加強保衛此一重要交通線的安全。

至上年三月九日深夜，一支打着寮國「民族戰線」的反共游擊隊，居然襲擊永珍的「三基監獄」，使廿五名獄卒被殺，另五名負傷。至于被囚禁在此一全寮規模最大監獄中的犯人，是否均被劫走？他們的去向如何？寮共均守口如瓶。但接着有蘇俄、古巴在永珍的大使館先後被炸，造成畿輔重地人心惶惶，連寮共軍警非結隊亦不敢出入永珍近郊的山區。這顯示從去年春天開始，寮國反共抗暴武裝，便已在寮北的隆政，南部占巴沙省，及永珍附近的山區建有三處基地。

二 永珍政權的「文化革命」無効

寮共政權的對策如何？據上年三月八日「法新社」駐永珍記者所發出的報導：除在永珍實施戒嚴外，為加強各省「革命」政權

註② 急劇變化中的寮國，新聞週刊中文版稿，華僑週刊專載，一九七五、十二、卅一。

註③ 星島日報，一九七六、二、三、一版。

統治力量，中央政府決定派遣官員下放工作，以便教育人民，削弱「反動」份子在鄉村的勢力，並由醫務工作者為先頭部隊。寮共喉舌的永珍「人民之聲」日報稱：「爲了面對當前情勢，人民革命黨與政府已擬定了兩大路線，用以抗擊反動勢力」……即「寬恕認錯者，嚴厲懲治反革命份子，以保衛新政權」。同時永珍治安當局亦紛紛傳召民兵幹部、縣長、區長等三百餘人，作嚴厲的盤查。接着依照中共藍本展開「文化革命」。據寮共新聞部長西山指出：此項文革運動的主旨，在教導人民，如何遵循「愛國陣線」的「革命」路線？有四類人士，將受邀參加「特別講習會」，其中包括：（一）失業的少年罪犯與搗亂份子；（二）賭徒與吸毒者；（三）不出席革命座談會而又不說明充份理由者；（四）娼妓與壞品行人士——墮落與反動的生活方式，如西方髮型、服飾與舉止。

所謂「受邀」，其實是加以逮捕。于是由軍警根據黑名單所拘捕的人紛紛被關入所謂「學習營」，其所在地是遠離永珍的桑怒附近山區，很多人都是一去不返。在被拘的人士之中，有不少是先前被捧為左派新血的，如親「愛陣」的留法回國學者專家，左翼學生領袖，以致蘇法努馮所領導的「最高國民議會」成員，也有被納入「反動派」名單之內而一并被捕的。單是永珍一地，在兩天之內，便拘捕了三千多人，^④據上年十一月十一日「紐約時報」披露：寮共政權設在全國各地的「學習營」裏，被拘禁的人共約廿萬以上，在奴役下從事伐木與修築水道等勞工，由于飢餓與過度疲勞，死亡率甚高，至于逃出鐵幕投奔泰國的寮人，到去年底，便已有六萬多人，其中有駕駛而逃的空軍與警官，及共軍兩百餘名。

以總人口不過三百多萬的寮國，已有廿多萬人被拘于集中營，另有六萬多人投奔到泰國，再加上逃亡到法國和美國等的難民，其在國外流亡的總人數亦不下十萬人，亦即說明反共的寮人共有卅餘萬人非流亡即已被拘禁，依照常理判斷，縱使仍然尚有人不服共黨統治，亦唯有忍氣吞聲，斷不敢見諸言行。所有反共抗暴武裝，由于得不到廣大民衆的支持響應，自無法立足生存，但事實的發展恰好相反，到目前爲止，寮國反共武裝的勢力，已公然向永珍與蠻卜拉邦兩都進軍，同時全寮各地都展開了廣泛的攻勢，迫使寮共軍的補給，在交通線節節遭到了破壞的情況下，祇有仰賴空運。但所耗的燃油既不勝負荷，而有限的空運能量，對前線的需要又是杯水車薪，遂造成了戰局的逆轉。^⑤

今年二月下旬，寮共突然封鎖永珍對泰境的交通，並派兵佔領湄公河上的兩島，曼谷方面原以爲此乃寮共的挑釁，藉以牽掣泰國在南部剿共的用兵。但封鎖交通則一向都是出于泰方對寮共尋釁的報復，以便扼阻永珍物資吞吐的咽喉，何以寮共突然自動封鎖？迄至泰國調兵北上，始發現寮共軍將兩島的泰國居民全部驅走後亦即撤退，並已開放了寮泰交通。同時聽到永珍方面砲聲隆隆，鎗聲密集，由來自永珍的旅客事後透露：此乃反共軍攻擊寮共「真奈莫軍營」的砲火聲。由于寮國反共的「解放陣線」部隊，與「自由

註④ 南洋商報，一九七六、四、十二、一版。

註⑤ 「范保苗軍震撼永珍」、中央日報，一九七七、三、十四，白一鶴曼谷通訊。

寮國運動」武裝，已分別向永珍方面集結，準備分進合擊永珍，以致担任衛戍的共軍非常緊張，不時向山區發射重砲，造成人心更加不安。^⑥

至三月中旬，在曼谷方面所獲來自永珍消息，數千名配備精良的寮國民族主義游擊隊，在鑾卜拉邦外圍與寮共守備部隊進行激戰，且透露這支反共武裝為苗族游擊隊與寮共逃兵匯合而成，在過去六個月來，一直在舊皇都附近活動，證之以寮共政權迅即宣佈將已遜位的寮王及太子逮捕，以阻止他們投向民族主義陣營，可見永珍方面所傳出的鑾卜拉邦戰訊，並非空穴來風。

三 四分之三的寮人羣起反抗暴政

寮國的戰局發展到目前，已形成烽火遍地，使寮共軍陷入疲于奔命和兵源不繼的困境。這都可由最近逃到泰國的難民及來自永珍的旅客口中得到證明：

「合衆社」記者今年二月十六日曾于泰寮邊境訪問來自永珍的難民，據其中曾服務于永珍醫院者指出：最近入該院治療的傷兵很多，大都被鎗彈與手榴彈所傷，在訪問該院助理醫師塞提旺夫人時，她更說明了在其離院的先一天，便有卅五名傷兵住院，他們一部份來自瓦瓶平原；另一部份來自寮南，也有透露是在永珍附近山區作戰受傷的，此外由該院一名衛兵聲稱：政府已通知院方儘速騰出病房數間，以便收容傷兵。關於先一天所聽到的永珍方面鎗砲聲隆隆，及濃烟大火竟日不斷，經難民指出：此乃游擊隊將永珍彈藥庫爆炸所形成，他們幾乎衆口一詞地說明永珍共軍近來已調派一空，兩座大營房都祇有少數部隊留守，而巡邏市區的兵士，多屬新近徵集的十二至十四歲男童，其中身材短矮的，祇有以雙手抱鎗而行。^⑦

接着在永珍通往北汕的公路上，反共軍攻擊一支共軍裝甲分遣隊，毀壞了三輛裝甲車，其後永珍一座軍營又遭到了游擊隊的襲擊，證實了難民所稱的永珍軍營空虛，並非誇張。而反共武裝所開闢的戰場，有南部大都市的百細附近至整個波羅溫高原產米區；及東北瓦瓶平原隆政山區——亦即一直是共黨死敵由美國中情局訓練裝備的特種苗軍基地；再加上永珍與鑾卜拉邦附近山區；此外與泰國一水之隔的北汕、素旺，亦經常有游擊隊出沒並破壞道路橋樑，顯示全寮各地多已烽烟遍起，僅有西北部從豐沙里到南他，北他沿「滇寮公路」地帶，尚沒有聽到鑿鼓聲喧，然而此一地區，又早已被中共直接羽翼的另一股寮共——波發(Khammouane Boupha)部所割據，對由河內延伸而來的永珍寮共政權遭受的攻擊，且有幸災樂禍的可能。

各國共產政權平定內亂的一貫政策，都是爭取大多數的民衆，以嚴密的組織監視敵方行動，尤其是控制糧食物資，切實達成堅壁清野的目標，也就是它經常誇耀的全面動員無產階級力量以消滅「反動派」殘餘。寮共當權後，何以未能使用此項共產祖傳法寶

註⑥ 星島日報、一九七七、二、十三、二版。
註⑦ 星島日報、一九七七、二、十七、廿二。

以救平反抗？而要動用有限的兵力從事戰爭？對這一問題，曼谷英文郵報在上年三月便已提出了答案，它指出寮人有四分之三根本反對共黨統治，^⑧所以形成了反共勢力風起雲湧，且估計此種情勢必將與日俱增，一年以來的實事發展，果然不出所料。

至于永珍政權目前所採取的以戰止戰策略，能否救平如火如荼的反共勢力？這從寮共軍隊的組織情形，加以分析，便不難獲得答案。寮共原由桑怒部份所擁有的基本武力，不過兩萬多人，另以豐沙里為基地的寮共波發部，則早已同床異夢，且隨北平與河內關係的日益惡劣，更使兩股寮共分立的情勢，益加顯明。至其收編的永珍右派部隊雖號稱五萬之衆，但一部份並未接受收編即已打出了反共旗幟，其自動投降或被迫改編的，亦大都于河內所卵翼的凱山等登台之日開始，便紛紛加入反共陣營，且往往在與反共軍作戰時陣前反正。所以收編的右派部隊雖然仍有一部份並未叛離，亦不敢用之于對抗反共軍，這便無怪乎永珍軍隊已被調遣一空，在兵力分配上捉襟見肘。

若問征集新兵，何以竟將服役年齡下降到了十二至十四歲？其原因在于全寮三百多萬人口，大都集中于南部波羅溫高原，中北部瓦瓶平原、及永珍平原，從上年起，永珍在寮南調查人口的資料均被各區公所拒不呈送，又安能在此南部地區征集到新兵？瓦瓶平原已在附近山區的反共苗兵控制之下，自亦不能容許它徵兵。所剩下的兵源地區，便祇有永珍平原，但其居民之中，又以華、泰、越僑民居多，從有限的寮人之中抽丁入伍，便唯有將役齡迅速下降到十二至十四歲的丁男。

據泰國邊防部隊所獲得的消息指出：自今年二月開始，寮共軍沿湄河佈防的部隊中，襍有不少來自北越的官兵，又稱北越另有精銳的部隊開入寮國戰場助戰，其中包括以往在南越戰場的主力部隊「三二五師」。^⑨可見河內已視掃蕩寮國反共武裝為己任，至于此一任務能否達成？這不難從寮國廣大人民羣起反抗永珍政權的政治立場求得答案。

四 反叛者的政治立場

一般多不了解：寮共在一九七五年向右派奪權時，既然能够策動青年學生和右派官兵掀起驅右反美的狂潮，且迅速獲得了工人以及青年公教人員的廣泛響應，迫使右派文武大員都不在赤浪洶湧的怒濤下自動掛冠，造成了它兵不血刃而得以專政。但又為何在其「民主共和國」成立之後，便立即興起了反共的怒濤？此後更日益波瀾壯闊，不僅先前左傾的學生軍人立即倒戈相向，連它的基本部隊之中也有轉而與反共武裝合流的？此中奧妙，首先透露其端倪的，為「寮國人民陣線」送給「法新社」曼谷辦事處的一份宣言，其中指出：「寮人均已了解：一直受到所謂「戰鬥寮愛國陣線」首領的哄騙，他們不僅未能執行和議十八點計劃——停火

註⑧ 泛亞社曼谷電、一九七六、三、十一。

註⑨ 同註⑦。

、聯合，且不斷為河內擴張主義效力……所以大家要消滅叛國的北越王子』。^⑩

自這份宣言于上年二月抄傳出後，接着在三月月中旬，永珍全市都發現了攻擊寮共總理凱山的傳單，其罪名是：「令國家受北越控制」、「無誠意發展國家」。並指凱山根本不是寮人而是越人，因而號召寮國軍民應該將他驅出寮境。^⑪其後蘇俄與古巴駐寮大使館次第遭到襲擊，至四月中旬，又有「寮國革命愛國陣線」所發出的通告，聲稱襲擊俄古使館係他們所為，並將繼續予以襲擊——包括其在寮的經技及文化機關，誓以包括自殺性的行動達成驅逐侵略者的目標。^⑫從這些文件中所透露的，不但已表示了他們之所以反抗永珍政權，乃由于它是北越的傀儡，而協助永珍政權的俄、古，與河內為一丘之貉，同樣是侵略者；更說明了他們前此的橫遭利用，又是受到了寮共一向作為掩體的「愛國陣線」的欺騙。

其實受到欺騙的，又何止于寮國的民族主義者，連「愛陣」的領袖以至其支持者溥瑪與北平，同樣地被騙得苦不能言。由于寮共乃由越共、中共合夥卵翼而成，一九三一年，胡志明組成「中南半島共產黨」時，便有寮共、柬共參加，至共產國際解散，中南半島各國共黨雖已分道揚鑣，但寮共，高共仍以越共為母體。不過抗戰初期，中共所哺育的一股寮共武裝，則已從滇南伸入寮北，以致在寮共陣營之內有桑怒與豐沙里兩股的分歧，當越共在抗法戰爭期間，其本身既須仰賴中共的支援，對寮共的扶植也一度趨于合作，惟以此一落後的山地小邦人民，對馬列主義格格不入，且聞「共產黨」而變色，于是由北越來到寮國的共黨抗法武裝，乃標出了「巴特寮」(Pathet Lao)的代名，亦稱為「戰鬥寮」，其實是寮共的掩體，此後又演變為「愛國陣線」。^⑬

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議使寮國獲得獨立，但規定以桑怒與豐沙里兩省為「戰鬥寮」武裝部隊集結地區，聽候永珍政府收編，因而形成了寮共的割據。至一九五八年寮共雖已參加了內閣與國會，但武裝部隊迄未接受收編，永珍的憂時愛國之士，為了促進國家的統一與進步，於是組成「愛國陣線」，提出了五項目標：包括司法，公務員制度的改革，及提高教育水準，開展與西方國家關係，和建立統一的民主政府，澈底剷除貪污與特權^⑭。這對獨立後的寮國要求政治革新而言，可謂是對症的針砭，無怪知識青年都趨之若鶩，殊不知此一組織，祇不過是寮共奪權的擋箭牌，等到永珍變色，便被河內延伸而來的寮共所取代。

五 是誰哄騙了憂時愛國之士

寮國的政權，從來便是由王室貴族集團所把持，他們世代為官，造成七百年來朱門閥閱的，全國不過兩百家，在法國殖民時代

註⑩ 聯合報，一九七六、二、廿七、四版。

註⑪ 星島日報，一九七六、三、十四、二版。

註⑫ 中國時報，一九七六、四、十七、四版。

註⑬ 寮國政局的演變與展望，本刊，六卷，二期，拙著。

註⑭ 寮國的政治精英與政治發展，南洋商報，一九七四、十、十三，徐本欽撰。

，他們的子弟都于接受法國教育後即回國從政領軍，在人事制度上，他們有優先晉升的特權，在法律之前，也不與平民地位平等。法國殖民政府之所以依照傳統而率由舊章，當然是爲了利用王室作爲統治工具，但到了獨立之後，雖實行君主立憲，惟以內閣與國會都仍然掌握在這些王室貴族手中，所以對此類特權迄無法改革。至美援擁入，使此一原無平民教育場所的國家，到處都是學校林立，無分家世，任何平民子女都可入校受業，以致廢除保障皇室子弟晉升特權的制度，益加成爲了知識青年的迫切的要求。

一九六一年，防守永珍的傘兵團長康立上尉之所以叛變，便是忿于他連年考績均列優等，但以格于皇室子弟有晉升的優先特權，遂被共黨潛伏份子從中利用而背叛永珍。他如外資的工商企業，亦須拉攏這些家族成員參加，否則便無法打通關節，以致官僚資本，官商一體，在寮國是習以爲常，無怪乎寮國在獨立後所培育而成的智識份子，大都醉心于「愛國陣線」所標榜的改革主張。雖然「愛陣」的總部設在桑怒，其主席蘇法努馮早已成爲與永珍分庭抗禮的代表，且對河內北平馬首是瞻，但在寮國人的心目中，此一政治團體即爲寮共的代名，連溥瑪親王尙認爲他們始終站在寮國國家民族立場，斷不甘作侵略者的傀儡，這便不難想見一般寮人對「愛陣」以至寮共的評估。

寮國人民都憎恨北越駐軍，寮共軍人亦非對北越駐軍將領唯命是從，一九七〇年，北越以重兵進入寮南建立入侵高棉基地，勒令寮共將徵糧額提高到百分之五十，以便支援越軍所需，寮共寮南軍區司令馮瑪上校以農民不堪負荷，拒絕照數征收，遂引北越駐軍司令一怒而將他鎗決。其後寮共軍多因此忿激而向皇家部隊歸誠，又河內從是年開始，便不斷派遣文娛政工團體，在寮共控制區內巡迴舉行所謂「越寮團結月」活動，顯示寮共區的軍民對北越的忿火，已迫使河內不得不設法消除^⑤。至于蘇法努馮所領導的「愛陣」成員對河內態度究竟如何？有沒有不充當其傀儡的決心與策略？這從一九七三年簽訂和議書及其後聯合政府的組成，都可窺見大概。

據當時曼谷「英文郵報」透露：河內與寮共領袖已發生嚴重分歧，蘇法努馮曾向河內表明：寮共決不受任何外國影響，永珍聯合政府成立後，在寮國境內，斷不容再有外國駐軍，證之以此一時期，「愛陣」總部即由桑怒遷至豐沙里，其後參加聯合政府的五位寮共閣員，親北平的已佔其三，可見它已得到了中共的撐腰，所以敢于與河內對抗。其次，溥瑪曾聲稱：聯合政府成立後，美寮關係仍可照舊，又可見寮共亦有意爭取美援。此後在其出國時，總理職務均交由「愛陣」祕書長出任副總理兼外長的馮維吉代理，而不由另一右派副總理代行，更說明了他深悉馮某能够對內兼顧右派，對外維持美俄與北平關係以制北越的目標。

六 對反共陣營前途的估測

註⑤ 寮國新聯合政府的評估、本刊、十三卷、第三期、拙著。

不料北越在席捲南越的最後階段，一變而靠近蘇俄，以致在寮國亦合夥排除美國與中共勢力，其所使用的手段，是利用在寮的學運，兵運幹部興起反美反右狂潮，由下而上，使右派將領面對所率的部隊紛紛投向共軍陣營，遂不得不為保家保命而棄官逃亡，右派文官亦祇有見機而去。到最後，參加聯合政府的寮共三位親北平閣員——包括副總理兼外長馮維吉、新聞部長范沙克、經濟部長蘇斯比，也不得不步右派閣員的後塵，先後到北平流亡，由河內一手哺育的寮國「人民革命黨」總書記凱山、第一書記榜沙文便正式接掌了政柄。^⑯

蘇法努馮雖以「寮國民主共和國」主席，兼「最高人民議會」主席，但高高在上，有職無權。寮國反共的「人民陣線」指控「愛陣領袖哄騙了寮人，控訴他是為北越擴張主義効力的王子，其實他本人又何嘗不是被騙者，但身在賊船，祇有俯仰由人。一般人多不了解寮王父子以及溥瑪親王，在寮共政權已經宣佈解除他們的職位後，且已到達巴黎，何以又再返回寮國寄人籬下？終至遭到幽囚。其實是無法擺脫魔掌的控制，這也不難看出對北越控制寮國具有剩餘價值更高的赤色王子，又安能不更加牢牢控制，俾迫使他繼續作為河內傀儡的傀儡。

不過就一年多以來寮國情勢的發展看：「愛陣」所策劃的藉北平平衡河內壓力，再以美俄平衡北平，俾在取得多方面外援而危害獨立自主的情況下，再逐步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構想，並沒有因為河內急驟地扶植凱山政權而完全落空。從反抗永珍的武裝陣營言：各部隊雖有不同的立場背景，但有跡象顯示已形成了相互支援而分進合擊。諸如在寮南的民族派共軍指揮官保年上校，早與邦烏親王所率領的反共武裝並肩作戰，及二月下旬，當永珍附近右派部隊遭到共軍圍困的緊急關頭，苗軍迅即趕來援救，都不難看出他們是聯合一氣，始能首尾相應。

至于反永珍部隊在補給方面能否支持長久？這得看他們有無外援及廣大人民的支持？由河內和永珍一致指控美泰協助寮人「叛亂」？以苗兵和美國「中情局」關係之深，及其所控制的隆政附近山區，為美方經過十多年經營的情報基地，中情局對他們的再起保衛此一反共堡壘，亦未必袖手旁觀，就泰國而言，與其一水之隔的寮共政權，不僅經常向其邊境挑釁^⑰，且公然支援泰共叛亂，並擬有侵佔其東北十六府的計劃，在寮人反抗永珍的戰鬥，無異替泰國邊防部隊從事攻勢防衛的情況下，泰方于可能範圍內給予它們以方便，亦屬情理之常。

最微妙的，是中共面對着親越寮共的得勢，迫使它所培植的「愛陣」要角馮維吉等不得不流亡北平，且凱山于上年三月訪問北平時，又在歡迎席上公開反對華國鋒所強調的反俄路線，^⑱因此，對寮人反抗北越在永珍的傀儡，斷不會不竭盡其在寮共陣營的潛

註⑯ 寮國政權變色的背景與影響，本刊、十五卷、第三期、拙著。

註⑰ 同註⑯。

註⑱ 星島日報、一九七六、三、十七、二版。

伏力量，甚至輾轉迂迴地予以補給支援，以便利用它們作爲其爭奪對寮國控制權的先鋒，可見反永珍的勢力，不僅是右中兩派，即在寮共陣營之內，同樣有人打起了民族主義的大旗。更由于它們獲得全寮四分之三的廣大人民支持，且控制了南部波羅溫高原與瓦瓶平原兩大產糧區，亦不會有軍糧匱乏之虞，而北越的出兵入寮協防，便無異火上澆油，適足以使寮人在民族意識激勵下，益加敵愾同仇。

七 結論

自今年二月以來，永珍政權內部官員投奔自由的，已與日俱增。先有新聞部官員與醫師等卅餘人，繼有總理公署政治專員伊達旺上校，及外交部政治司長程森莫等。據他們透露：永珍所受河內的壓力日形嚴重，一方面是政府各部門的重要職位多由北越人取代；另一方面是所有工作在作成決定前，均須先向河內請示。所以很多高級官員，都不願在寮共政權下仰人鼻息，無不準備乘機逃亡，至三月十日，據逃入泰境的寮共軍官指稱：凱山政權的分裂已經表面化，使副總理兼外長奔及內長陶觸均被逮捕。^{①9}

很顯然，河內由于寮人羣起反抗其所扶植的凱山政權，便祇有加強控制，多派有經驗的幹部高踞永珍政權要津，便是嚴格控制的必要措施。但面對北越人的頤指氣使，以致寮共高幹及其同路人均認爲已喪失了獨立的尊嚴，自會忍無可忍，更使凱山集團衆叛親離。如上年元月「遠東經濟評論」記者問及寮國已否墮入河內圈套時？副總理兼外長的奔，咆哮地指出這是詆毀完全獨立自主的永珍政權。其所以在一年後遭到逮捕，必然是由于他已憬悟到上列記者的問話並非詆毀，而是實情所使然。

若問河內能否以退爲進？將對寮國的控制暫時放鬆，俾凱山政權于收攬民心後再捲土重來？但就歷史背景與目前情勢看，亦是困難重重。原來，中共一向是以支持它所扶植的寮共奪取政權，俾從寮國伸展其勢力于高棉及南越，而置北越于它包圍圈中，使蘇俄亦愛莫能助，北越之所以急于在寮共尚沒具備全面奪權條件的前年，便不惜由其一手哺育的寮國「人民革命黨」出面掌權，正是爲了要先發制人，排除中共在永珍捷足先登的勢力。所以北越今天在寮國的處境，已是進退兩難，寮共政權更無法緩和其所面臨的內憂外患。

註①9 南洋商報，一九七七、二、廿四，三、十一均一版，及星島日報，二、十、廿一，三、十一，均二版。